铁路示意图里的远方

□徐亚娟

我希望自己能够一直优雅从容地等在那里,只为了有那么一天我们在这城市里的重逢能够不辜负心底里多年不变的期待,我知道,他们从来不说,其实我又何尝不是他们向往和思念的远方呢?

生活紀事

《使者》 版画 刘中国

很多年前,因为工作在铁路系统的技术部门,每天早晨我都在一个火车站的指挥中心做数据分析。指挥中心挂着一张非常精准的全国铁路客运车站示意图和一张哈尔滨铁路局管辖范围内营业车站示意图,工作闲暇之际我经常站在这两张挂图面前发呆。那时候我觉得这真是两张神奇的挂图,黑色的铁道线路蜿蜒曲折纵横交错,红色的小圆点是一个又一个的车站,其间没有任何其他地理概念的标注,但就是这样的挂图让我对中国的土地产生了比中国地图更加直观的概念。贫穷限制人的想象力,同样的,职业也会限制人的想象力。在很多人对世界有着无尽的想象力的青春时光里,我那即使是插上了翅膀的想象力也仅仅就是在这些铁道线路中间驰骋,偶尔在一个个陌生的车站稍作停留。

我的老家地处省会城市的远郊县城,自从我离开那里去到一所铁路院校上学开始,困扰我的问题一直就是我的老家不通火车,所以,在这两张标注着密密麻麻车站名字的挂图上,找不到我家乡的名字,这样的感觉使我最初的目光总有几分找不到支点般的涣散和游离。其实,老家每年有大批的孩子走出来,他们分散在全国各地,甚至是世界各地,从来没有因为不通火车阻滞了他们跨越万水千山的脚步,相反,倒是有很多的脚步因此走得更稳走得更远。这绵延纵横千里的铁路线路里,我的家乡是被遗忘的角落般的存在,这事令我无奈而又沮丧甚至平添了几分自卑。二十年过去了,一条从我的家乡穿行而过的高铁线路历时三年的建设即将竣工,我的家乡变成了一个高铁车站的名字,即将出现在全国铁路示意图上。对于我来说,这是一件值得奔走相告的大事,很多和我熟悉的人都从我这里知道了这件大事,他们以后可以坐火车去我的家乡了,尽管他们中间的很多人可能一辈子也不会有机会去到那里,但是很多人都被我郑重的外交声明一样的介绍和幸福得不得了的口气吓到了,吓到了不得不做出一定会去的郑重承诺。

三棵树火车站是我毕业报到时候的单位,来到这个车站两个月后的国庆节,三棵树火车站更名为哈尔滨东站,这个名字的更改有着不得了的效果,三棵树火车站从一个莫名其妙的荒郊野外的车站变成了城市的一个重要方位大门的标识,战略意义可见一斑。而对于我,似乎就是因为这个车站的名字,从此我不需要过多的解释,别人都知道我是这个省会城市的一员了,虽然在这个城市还没有扩建得如此庞大的上个世纪90年代,那个车站在很多人的眼里都略为偏远。但是,在那张全国铁路示意图上,我每每追寻一条路线的起点一定是这里,我经常计算哈尔滨到北京会有多少种换乘方式,哈尔滨到昆明的铁路距离,甚至沿途要经过的车站,昆明是我眼里诗意的远方,那里四季如春鲜花盛开,那里还有我的很多同学。我也会计算从哈尔滨到莫斯科,从哈尔滨到荷兰,到欧洲很多国家的铁路距离,我甚至想象如果有一天坐着火车从这里出发,在时速50公里的国际列车上,慢慢地穿越俄罗斯的远东地区,从车窗里瞭望贝加尔湖的景色,然后到达莫斯科,从莫斯科可以坐火车到达很多欧洲国家了。在旅游还不是很生活化的年代里,这个大胆的想法让我幸福了很久。那时候还没有度娘,没有知乎,心里的疑问会在你心中持续发酵很久,那种兴奋和幸福感也会久久地挥之不去,以至于多年后想起来也会为当初到处去查阅相关资料的行为会心一笑。这样的旅行虽然没有付诸行动,其实在我的心里已经去过了,并且由此带来的精神上的舒适和幸福感远远胜于今天背起行囊远渡重洋。

也是在这个查阅资料的过程中,我了解了很多这座中国北方边城在当年的中东铁路时期在欧亚大陆的交通路线中所担负的重要使命和重大意义,在当年共产国际的革命道路上这条铁路线路曾经是革命火种的生命通道。这样的资料印刷在教科书上,在我的眼前也许就不经意地飘过了,但是在我自己查阅发现的过程中,这样的故事,这样的历史,瞬间就冲击了我的情感,原来这里真的就是一片神奇的土地,原来这些冰冷的铁路线路让全世界血脉相连,一瞬间让我对我的城市、对我的车站肃然起敬。100多年过去了,这个城市因为这条铁路通达世界,积淀了这个城市不一样的风格和文化背景,那些散落在历史角落里的发生在这条铁路线路上的故事将一代一代地传讲下去。

站在那张全国铁路示意图前,我经常寻找的车站还有包头东站。上个世纪80年代的包头东站距离哈尔滨站铁路里程2131公里,铁路线路跨越京哈线路,京包线路,途经大大小小的火车站点近30个,当然,这样的数据在今天已经没有任何的参考性。今天的哈尔滨到北京实现了一站直达,北京到包头的高铁线路也很快就要通车了。包头东站是我少年时期跨越万水千山走到的天涯海角,9月开学季的包头东站,火车站台瓜果飘香,在东北人眼里贫瘠的西北一隅居然有那么甘甜的水果,这在当年是无论地理书上怎么描述都无法切实感受到的现实。我的母校偏居那座城市的一隅,那些坐着火车来来往往于这座城市寒来暑往的青春时光,瞬间都浓缩在那个蜿蜒曲折的铁路线路上的一个需要仔细辨别才能看清楚的车站名称,这样的地方是我曾经去过的远方也是我心里回不去的从前,是承载最美好岁月的载体是无数故事的平台。忙忙碌碌中这样的地方从来不是日常谈资的话题,却是我心中一处温暖的家乡,是我众里寻他时无处安放的最后一处落点,是我不经意间回头时捕捉不到的一声叹息。

在这张铁路示意图上,我经常寻找同学朋友工作的地方,在心里计算我和他们之间的距离。我大学里的专业就是铁道运输专业,我的同学都工作在全国大大小小的火车站,我们曾经重要的专业课就是每天画不同的铁路示意图,甚至很多同学至今还在从事规划铁路列车运行示意图的技术工作,如今看起来,我们就像散落在这张挂图上的无数的星星,一座座车站都变成了我们彼此的代表,在这张苍白的图纸上,在这片广袤的大地上,在这片蜿蜒曲折的铁路线路中间温暖地闪烁,原本陌生遥远的地方因为他们而令我心生向往,从北京到青海格尔木,从山东济南到内蒙古乌海,在铁路线路延伸的远方,都有我的同学工作奋斗的车站,也许这些地方我会陌生一生,但是看到那里就会想起炊烟袅袅车水马龙的城市生活中我想念和关注的他们。有时候,我也会想,我如此热爱我的城市,我如此关注从这里出发到达的每一列火车,努力地熟悉这个城市火车站的地理位置和交通线路,甚至会经常地研习美食美景,在途经火车站面对熙熙攘攘擦肩而过的人群时总是放眼追寻,我只是希望有一天他们真的一路奔波舟车劳顿来到我的面前,我不会那么措手不及,我希望自己能够一直优雅从容地等在那里,只为了有那么一天我们在这城市里的重逢能够不辜负心底里多年不变的期待,我知道,他们从来不说,其实我又何尝不是他们向往和思念的远方呢?

几经辗转,离开那些每天研读铁路示意图的工作已经很久了,因为想念游走在远方的朋友,依然会不自觉地关注他们所在的城市和火车站,依然在心里不自觉地用铁路里程丈量我和这世界很多地方的距离。越来越多的高速铁路通车了,很多新的车站名称出现了,在抬头的瞬间我还是能够精准地找出我的同学朋友所在的城市。这样的车站,也许标注在铁路示意图上,更主要的是一直标注在我的心里。

燕子飞过

□邵广义

当夏日的炎炎烈日蒸蒸暑气酷热难捱时,看见燕子就能产生凉爽清馨的感觉。燕子给春天平添了款款诗情、徐徐画意,也使得葳蕤的夏日更深情、愈灵动、臻隽永。

美图

《金色眷恋》 版画 王守建

小河畔水坑旁,展开双翅的燕子滑行着俯冲下来,着陆前再打开剪刀似的尾翼,翅膀上下闪动,像翩翩的蝴蝶一样落在泥土上,又不停地点头啄泥,再仰起饱含泥土的嘴巴,奋力地振动双翅拔起身子,飞向它精挑细选理想中意的地方,或垒新窝,或修旧巢。一只叼着泥,一只衔着草,先打底,再垒一层,干了再垒。差不多时,再修补整理精装饰,一只在边上观看,一只偎在窝里,来回挪动身子,试探着舒服与否,时而再用嘴弄弄这里捅捅那里,窝边更要光滑结实,不仅好看,还有其它目的。旧巢也要修葺加固,必要时再新筑窝边,无论老窝还是新巢,都在阴凉通风光明处。选址很重要,查看高低上下、周围环境,为了进出方便、便于起落,避开阳光直射,又能遮风挡雨,燕子很会充分利用人类的建造。现代房屋建造改变着人们的生活,也改变燕子的垒窝选址眼光,具体地点还离草地、林带、水田、农地、湖畔、河边等越近越好,那里有它们所需的丰富食物来源,还提供高质量的建材,方便它们啄泥筑巢。

"柳花还漠漠,江燕正飞飞",燕子不像家雀那样做出行走姿势或用腿蹦来蹦去,它们惯于飞行,就连觅食也在空中飞着进行,或斜扑或急转,左拐右拐、下俯上冲,或划出流畅的弧线,有时也拔向高高的天空。它们翅膀尖长且柔软,便于调整,翼展宽阔,尾部有叉,都是上好的飞行"器具",飞行时不易辨别雄和雌,只有它们静静地落下时,可见雄燕体型略大,头黑脖紫,肚囊略红,尾部两叉也略略显长,雌燕则肚羽白色,若不细看它们都穿着黑色长长的绅士燕尾服,白衬衫上打着紫色的领带或领结,随时可以在空中跳起华尔兹,倩影翩翩,舞姿悠扬。

"莺莺燕燕春春,花花柳柳真真,事事丰丰韵韵",归来的燕子在筑巢前后拥有着轻松活跃欢快时光,叫声中带着热切俏皮深情,除了原装原配的老夫老妻,其它成熟的燕子也要找到如意伴侣,北国春天的气息令它们情窦初开,缠绵悱恻中它们放声歌唱尽情飞舞。

从雌燕眼都不眨的专注神情中可以判定窝里有了新的生命,小燕刚出来时,妈妈总是守在窝旁,还时不时地用嘴在窝里面弄着什么,小生命吃的是极其细小或是经大燕子消化的分泌物,喂食时看不到大燕嘴上叼有物品。只数日窝里便有了动静,是小家伙的头或翅膀偶尔活动,不久就有细长脖子举着张开大大嘴的带有几根绒毛的小脑袋呈现出来。燕爸爸落在附近,多次起飞到窝边探望,半个身子在窝里的燕妈妈无动于衷,它的全部心思都在燕崽儿身上。燕爸爸又飞来一次,不知是甜言蜜语还是用什么办法说服了妻子,燕妈妈才依依不舍地飞走一会儿,燕爸爸就守在窝边待燕妈妈回来才离开。

燕子们算准时间,在草木最繁茂、食物最丰盛的时期养育孩子,但很少看见大燕子自己进食,飞来飞去都是给孩子送饭,燕崽儿或许能感知大燕的到来,先是一个小家伙把身子提昂起来,灰乎乎的脖子那么长,脑门上一个黄黄的大嘴直伸到妈妈的身旁,扬得比妈妈的头更高。父母把孩子们有序安排依次喂食,窝里一排五六个食欲很好永远吃不饱的嘴。不知哪天燕崽儿们会发出叫声,飞回的大燕还挺远,它们就"吱吱"地叫个不停,大燕喂食一个走后,它们就又都恢复了平静,缩回脖子呆在窝里。也偶尔有一个动一下,其它的也就传递着动了起来。晚上,燕妈妈紧紧地守候在窝边,看着熟睡中的孩子,燕爸爸也在不远的地方,担任着保护外围的责任。

"晴丝千尺挽韶光,百舌无声燕子忙。永日屋头槐影暗,微风扇里麦花香。"燕子迎来了一年中最美好的时光,草木葱郁,花开万朵,青果粒粒,葡萄成串,小麦渐黄,稻田碧绿,各种飞虫大量繁殖,层出不穷。有了孩子,大燕子落在窝附近的杆上就会东张西望,它们是要随时观察着防护着,偶尔地上有只小小狗走过,刚刚飞出准备觅食的大燕子以为是猫,随即大叫了两声,听见警告的小燕子都迅速地把身子藏进窝里,乖乖地一动不动。在父母的精心呵护和辛勤喂养下,燕崽儿们发育成长很快,一天一变样,指日间羽翼渐丰,出落得落落大方,精气神十足只是小一号,慢慢地它们可以蹬上窝边,看似还站立不稳,而且相互间拥挤不相让,这种情景让人的心怦怦跳个不停,担心它们随时都有掉下来的危险。它们的爪子还是紧紧地抓住窝边(大燕把窝边修得整齐结实这时显出作用),看它们头朝窝里晃晃脑袋,全部身子都悬浮在窝外,振动或伸展翅膀,发出"啪啦啪啦"的声响。窝内开始争执嘈闹,甚至用嘴相互叨咬,叽叽喳喳,活动不停,不等你唱罢他就登场,乳燕思飞,小小燕窝已经难以容下这许多身心了。

第一次试飞是妈妈鼓励爸爸引导,雄燕在稍远处观望,雌燕在近处召唤,小燕子一个个飞离了土窝巢穴。此时它们离窝还不远,有时还飞回窝里或附近,渐渐地大燕就将它们依次排开在房檐上、电线上、管道角钢上、楼梯扶手上。看着大燕叼着食物远远飞来,小燕一个个翘着脚挺起胸脯伸出脖子张着小嘴,摇晃着还未完全长长的尾巴,参参着羽翼已丰的翅膀,吱吱不停地叫着,单看一只还不觉得怎样,而一排五六个这样乖乖地撒娇,让看见它们的人感觉非常愉悦,更加理解"欢呼雀跃"的本意。它们忽而起飞一圈又落回原处,太阳把它们的天真活泼的影子照在墙上。到了下午它们躲到背阴处,像是在做操,一会儿挺挺脖子一会儿晃晃脑袋,一会儿伸开这只翅膀,一会儿展开那只翅膀,或用嘴梳理梳理身体上面,啄啄翅膀下面。夕阳西下的傍晚,大燕费了些力气才把已经不太听话的孩子领回家的附近,它们不愿意呆在窝里,而是在窝附近方便的地方落脚,家人一起过夜。次日,晨曦微露,太阳还没升起,小燕就叽叽喳喳,叫着嚷着要出门。这么大小的燕子既会飞行又有父母供应食物享受爸妈的呵护,这该是燕子家族中最幸福的时光了。

大燕还会给小燕喂食一段时间,有时会上演空中"加油"方式的喂食,燕子在空中相互扇动着翅膀,亲密无间时大燕把食物送到小燕嘴里。大燕还要教小燕飞行扑食和其它生存技能,而小燕似乎就在戏耍之间学会了这些。它们无论是飞是落是舞是唱,都带着几分灵动几分风情。夏末秋初,新燕逐渐长成,慢慢地已经看不出与大燕的区别。

原野上稻田的池埂将大地勾勒出条块分明的绿色图案,草场中高低错落的野草矮树和点缀其间的鲜花呈现出丰美的画卷,枝繁叶茂的绿树环绕的村庄上不时地飘着炊烟,村头的老场院上长满了葳蕤的芳草和五色雏菊,欢腾的河水在长满丰茂野草的两岸间流淌,北国这静谧的风光中,有燕子穿行更增加了生机与灵动。当夏日的风景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得熟视无睹又炎炎烈日蒸蒸暑气酷热难捱时,看见燕子就能产生凉爽清馨的感觉。而当风云变幻,或乌云翻卷长空,或灰蒙蒙云层静笼,或淅淅沥沥细雨不停,天地间仍有燕子在飞翔,看见燕子飞过,就能荡平心中的许多不快。人们常用燕子的飞回表示春天的到来,其实燕子也代表夏天,燕子给春天平添了款款诗情、徐徐画意,也使得葳蕤的夏日更深情、愈灵动、臻隽永。

古人喜欢用描述燕子来表达不同情感,抒发腹内积聚的各种心绪,今人忙碌,少了些许软绵绵的多愁善感,多了几分硬邦邦的现实,但每每看见燕子,总能令人在喧嚣的尘世中使心绪趋于平静并生出几分欢愉。四时更替,无计留住,短暂的夏天终将过去,随着秋天的渐进,飞虫没了,善于捕捉飞行昆虫的燕子没有吃的,它们将要走了。小燕崽儿已变成大燕子,它们跟随父母,再与其它更多的燕子结成更大的队伍,或串串落在多层并排的电线上,或排排停在趟趟房舍脊檐上,或久久盘旋在秋风初起的半空中,或俯冲在即将成熟的苞米地上面,它们是在做最后的告别。真想跟它们一起飞翔,体验跨千山越万水的心酸与执着,再去见见它们远在南天的另一个家园,看看它们在那里怎样过活。恨只恨身无双翼,只好期待明年,春暖花开,随着那微微的南风,燕子定会准时归来。

狼的情感

□于德深

就在打死母狼的那天晚上,村子里恐怖极了。公狼不知从什么地方找上门来,蹲在吊着三只小狼的树下,整整嚎了一夜。

龙江故事

说狼有感情,恐怕大多数人都不相信。但上世纪五十年代末的一段往事,改变了我的看法,至今让我难以忘怀。

那是一个初春的早上,我的三位叔伯哥哥看看瓦蓝瓦蓝的天,对我父亲说:"老叔,今儿个天气好,我们哥几个想去东长条刨苞米楂。"父亲也抬头看下天,顺口说:"那就去吧!咱是庄户人家,有啥比侍弄地更重要!"

"东长条子"是块地,就在屯子东头,距屯子有五六里地远。这块地是土改时工作队分给我们的,成立合作社时我们家依然种着。土质非常好,抓一把能攥出油来,旱涝保收,可谓一块宝地。这地垄很长,从南头刨到北头得一个多小时。刚开始扬锹的时候还风平树静,可当他们从北头再刨回来到地中间时起风了,风拽着衣服"哗哗"响,摇得钻天扬"呜呜"地叫。风仿佛就在树梢上走一样,刮得地上的土都飞了起来,刨楂子的锹扬起却落不下。我的叔伯大哥说:"这天气赶上六月天了,像孩子的脸,说变就变,这楂子还咋刨,走歇着吧!"说着他们走进那片杨树林子。杨树圈子中间的一处坟茔旁堆着一堆新土,露出一尺多宽的圆形窟窿。我的叔伯四哥见了,好奇地说:"看看里面有啥没有。"说着他走到洞的跟前,用一只手遮着太阳往里看。这一看不要紧,吓得他一屁股坐在地上——他清楚地看到一只硕大的母狼正躺在那里,给几个小狼崽喂奶。也许是刮大风的缘故,洞里的狼毫无察觉,泰然自若地尽着它做"母亲"的责任。这位哥哥连滚带爬地回到另外两个叔伯哥哥跟前,指着那洞上气不接下气地说:"狼!洞里有狼!"我的另外两位叔伯哥哥听到洞里有狼,顿时头发茬子都竖了起来。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北大荒,狼真的很野。

一阵手忙脚乱之后,他们终于冷静下来。最后还是我的叔伯三哥出了个主意:"我回去组织人力,带着家伙什儿,你们两个留在这儿远远地监视着狼。"故事叙述到这里,我真的为那只母狼捏了一把汗:她只是一个"母亲",正抚养着她的几个"孩子",如果她真的被抓了或者被打死了,她的几个"孩子"怎么办?然而,那时,狼跟人之间,是水火不相容的,双方见面,不是你死,就是我活,而这只狼同样没能逃脱它的厄运。几十分钟后,它被人们抬着的两扇场院大门死死地扣在洞里,尽管它疯狂地挣扎,又怎么能躲得过几十号人的长矛?它被钩杆铁齿三下五除二地扎死在洞里,三个小狼崽也被捅死了。

那天晚上,全村所有的孩子平生第一次尝到狼肉的"滋味",而我却没有一点胃口,我想,这也是一条生命啊!

写到这里,故事还没有结束。就在打死母狼的那天晚上,村子里恐怖极了。公狼不知从什么地方找上门来,蹲在吊着三只小狼的树下,整整嚎了一夜。吓得家家闭户,连灯也不敢点,几乎大气不敢出,生怕公狼窜进屋里。就这样一连几个晚上,每到日头落山的时候,公狼总是"光临"屯里,坐在那棵树下"嗷嗷"地"哭"着。那些天,连晚上闹夜的小孩也不敢哭了,一说狼来了,吓得立即把头紧紧地贴在母亲的怀里。

公狼折腾了一阵子后,走了!至于它流浪到哪里,是否又找到新的"伴侣",是死是活,谁也不知道。但有一点至今还让我记忆犹深,那就是:有人看到公狼临走的那天早晨,把三只小狼崽分别用嘴和脊背带走了。带到哪里或者说埋在哪里,也无从考证,只是狼的这种"夫妻"间的情感,"父子"间的情感,让人久久不能忘怀。

扫码关注《天鹅》共享文字之美

最好的女红

□张港

文学园地

衣食住行衣第一,其实越是现代,衣越重要,林林总总的商场,主角是衣。这就得说"女红"了。

女红,女子所做的针线、纺织、刺绣、缝纫。红读gōng,其实原来是写成"女工"的。男耕女织,织只是原料的事,最后的成品是服装。保暖,遮羞,那是原始,重要的是文化。于是,女红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部分。

一说女红,人们自然想到江南秀女、苏杭巧手,然后是川蜀妹子、湖湘绣姑,然后闽广,然后齐鲁,然后秦晋,手脚指头搬完了,也轮不到黑龙江。错了,大错特错。

其实女红最好的,是黑龙江的达斡尔女子。有书为证。《黑龙江外记》卷六曰:"达呼尔女红,缀皮毛最巧。尝见布特哈幼童服一马褂,雉头氄毛为之,均齐细整,无针线迹。觉程据所献,不为奇异。"

《黑龙江外记》作者是清嘉庆年间齐齐哈尔的银库主事,名叫西清。西清是名相首辅鄂尔泰之后,他是从京城来,这是个经过见过的人,他说"达呼尔女红,缀皮毛最巧"绝不是虚妄之辞。而且是西清亲眼"尝见",并不是道听途说。一个布特哈达斡尔小孩子,穿着小马褂。这小马褂,着实让经多见广的西清大吃一惊。苏绣、湘绣,银线、金丝,那算个啥,这小马褂,是"雉头氄毛为之"。什么意思?雉,野鸡、山鸡。这鸟儿美得很,尤其是雄的,尤其是头颈,美得形容不出来。氄,读rǒng,细毛。达斡尔幼童那小马褂竟然是用雉头上的细毛缝制成的。

西清又说:"均齐细整,无针线迹。"估计是西清初来齐齐哈尔,头一回见这等工艺水平,特意抱来人家孩子,摩挲了那小马褂儿,细心查看了针脚。

惜墨如金的西清,写到这儿还不肯收手,接着说"觉程据所献,不为奇异"。这话就难懂了。西清这是用了典故。西晋有个叫程据的溜须匠,这人为了讨好皇帝司马炎,挖空心思,最后,用雉鸡头上的毛制成件大衣献上去。当然了,司马炎没理那胡子,把大衣烧了。后代史家对这雉头裘颇有争议,多数人持否定,认为这只是个传说,不可能有那样的工艺。西清细看了人家孩子的马褂,特意写下"觉程据所献,不为奇异",这是对达斡尔女红的赞叹,也是一件历史公案的了结定论。

李清照《永遇乐·落日熔金》有句:"铺翠冠儿,捻金雪柳,簇带争济楚。"铺翠冠儿,有人说,是插了几根翠鸟羽毛的帽子,有人说,是镶翡翠珠子的帽子。怎么说都差远了,不如达斡尔孩子的帽子。

可惜,可惜,可惜的是,西清之后,直到至今,没有看到这种女红。达斡尔姑娘、媳妇,努力啊!

《黑龙江外记》卷六又写:"索伦、达呼尔,以狍头为帽,双耳挺然如人生角,又反披狍服,黄毳蒙茸。少见多怪者,鲜不望望然去之。然亦穷苦者装饰如此。"原来,当年在齐齐哈尔,穿裘皮并不是有钱人的专利,"穷苦者装饰如此"。而少见多怪的南方外来户,以为街上全是大款大腕,吓得躲远远的,趴墙角偷偷看着,两眼淌哈刺子。

《北大荒之夜》 版画 郝伯义